

永不陨落的将星

——红四军军长王良的故事

晏文宗

①

小学生中的大善人

王良原名王化陔(gāi)，字傅良，号与春。1905年8月5日生于四川省綦江县城里一个商业兼职员的家庭。父亲叫王根澄，是清朝末年的秀才。生母叫朱文贞，继母叫李文禄。共有兄弟姐妹七人，王良是老大。农村老家永丰乡（即现在的永城乡）三槐坝（离綦江县城约60华里）。有少量田土，但主要靠父亲经商、担任职员和教私塾的收入来维持全家生活。

1911年前后，王良开始在郭扶乡任家湾外公朱后村所教的私塾读古书，不久便回城上青年会小学。寒假期间，又在父亲所教的私塾攻读古书。这些日子，他眼见许多穷人吃不饱，穿不暖，沿街乞讨，甚至卖儿卖女，或病倒檐下痛苦呻吟，或冻死路边无人怜悯，因而产生了同情心。这时，王良

已是十二三岁的少年，为了减少穷人的疾苦，他思索了很多天。最后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力所能及的办法。

一天，趁父亲不在家时，王良悄悄溜进父亲的卧室，东寻西找存放银元的那个黑色小箱子。没多久，小黑箱找到了。他高兴地抱起沉甸甸的箱子想：这里面的银元肯定不少，适当拿些去送穷人，父亲多半不会知道的。他动手去开小黑箱，可老是打不开。怪了，这小黑箱既没上锁，又没插门，怎么会弄不开呢？他使劲掰箱盖，仍然一动不动。唉，要不是怕父亲吵，真想把小黑箱摔烂！怎么办呢？他又气又急，双手狠狠地乱抓着后脑壳。

“砰砰砰！”有人敲门，王良赶忙把小黑箱抱到床后面躲着。

“娃儿他爸，你还在屋里睡觉吗？”这是继母的声音。

王良心里咚咚直跳，心想：要是继母硬要开门进来，这事就很不好办了。等了一会，听到逐渐走远的脚步声，悬吊在心里的那块大石头才慢慢地放了下去。可是，再不抓紧时间打开箱子，父亲就会回来了。王良盯着小黑箱上的九颗金色的半圆珠子，忽然想起父亲有次开箱取银元时，只背过身去不多一会，箱盖就开了。于是，他开始用手依着顺序将金色的半圆珠子一颗一颗地边按边推，当刚刚按推到第五颗时，箱盖突然弹开了一条缝。他欣喜地打开箱子，先取出五十块银元，觉得不够，又取出三十块。“八十块够不够呢？哎呀，干脆凑个整数！”他再取出二十块，凑成了一百块。由于他急着想去救济穷人，竟忘了把小黑箱关好放回原处，便离家往穷人最多的北门跑去。

一下子，比较沉静的北门象一把生盐撒在滚烫的油锅

里，炸啦啦地闹得沸反盈天。只见成群成串的穷人老小，伸着手直往站在高处的那位少年涌去：“小少爷，给我一块吧！”“小善人，我的娃儿饿得快死了，给我一块吧！”“……”

王良年纪虽小，但他很快发现挤在他身边要了一次要二次的，都是些力气较大的穷人；而另一些年老体弱，拖娃带崽的穷人，老是挤不进来。他想了想，便从石头上跳下来，把银元送给那些最穷困最饥饿最需要救济的人。就这样，一百块大洋，很快就散发完了。

那些得到银元的穷人，好些被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他们问王良：“小善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说出来让我们记着，好求菩萨保佑你长命百岁。”王良没有回答，只笑了笑便跑开了。穷人们便又向围观的人们打听小善人的姓名，结果在王良的同班同学口中打听到了：“他叫王化咳，是王根澄的大儿子。他的家就在珠藏街双牌坊（现中山路28号綦江人民银行所在地）。

“哦！王化咳，大家要记住这个小善人的名字哟！”

“我们一定要记住王化咳的名字，不过，不要看他年纪小就称小善人，要看他今天行的是大善事，应该称他大善人。”

“说得对，应该称王化咳为大善人。你们想一想，城里那么多有钱人，有谁愿意拿出这么多大洋来散发给我们？”

“唉，我在城里当了七八年的叫花子，象今天这样给穷苦人散发大洋的事，还是第一次看见。”

“依我说呀，我们不能得了大洋就只顾高兴，还是一起到大善人家门口去谢谢恩吧！”一个胡须花白的老叫花子杵着

打狗棍边说边走。

“好，我们都应该去谢恩才对呀！”大家齐声响应，随即纷纷跟着老叫花子往珠藏街双牌坊走去。

这时候，王良正在家里挨父亲的鞭打。“叭叭叭叭”的鞭打声，夹杂着父亲的责骂和王良的哭声，吓得全家老小谁也不敢说话。突然，保姆张妈慌慌张张地从门外跑进来说道：“老爷，门外挤满了叫花子，说是专门来给大善人谢恩的。”

王根澄一听，立即扔下鞭子，走出大门，忍着怒气强装笑脸对一大群穷人问道：“今天既非节日，我家又无喜庆之事，你们来到这里，不知有何要求？”

其实，这些穷人中有很多都认识王根澄，平时也或多或少得过他的好处，所以老叫花子忙说：“王老爷，我们来到贵府门前，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请你的大儿子王化咳大善人出来一下，我们都要感谢他的救济之恩。”王根澄早已知道王良偷银元散发给穷人的事，但王良现在正在痛哭流涕，真要把他叫出来，穷人们见他满脸是泪，若追究其原因，自己的脸面往哪儿搁？于是，他赶忙赔笑道：“在这饥寒交迫的日子里，我儿化咳给乡亲们一点帮助，本是应该的，用不着大家前来谢恩。你们这份心意，我一定转告给他。只因此刻化咳正在家中专心读书，不便出来，还望大家体谅。”

“既然大善人正在读书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”老叫花子转对大家说，“反正那些大洋都是王老爷的，我们就向王老爷谢恩吧！”

马上，来此谢恩的穷人纷纷跪下，边磕头边杂乱地叫着：“感谢大善人的救济恩情！”“王老爷和王大少爷都长

命百岁！”“……”

行人闻声到此停步，左邻右舍的老老少少也前来围观，使得这段街道很快就阻塞不通了。

王根澄见此情景，心情也激动起来，连忙弯着腰，伸出双手说道：“乡亲们，请快起来！请快起来！”

当王根澄转身回到家里，看见还在抽泣的王良，心中怒气已完全消尽。他拉王良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深情地说道：

“救济穷人的事该做，但不经大人允许，偷取一百块大洋的行为，在我们这个书香世家是不该发生的。你知道，祖父是举人，我做父亲的是秀才。你只能好好读书，以后才有出息。若是从小养成了偷钱盗物的坏习惯，那就是我王氏家族的不肖子孙了。……”

王良偷钱救济穷人的事虽然过去了，但他的这个故事，却在城里乡间一直流传着。

在严格的家教之下，王良从此一心埋头攻书。本来，他父亲在辛亥革命时，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，投身于民主革命，但仍是一个具有儒学思想的旧知识分子。因此，王良也受到一定影响。在读高小期间，他品学皆优，经常受到老师的好评。他很注重仪表，讲究文明礼貌，既善于团结同学，又乐于帮助同学。对贫穷的同学，有时将自己的零花钱节省出来给以接济，有时把家里的旧衣服送给缺穿的。他的同桌家庭经济很困难，书费都没钱交，便让他与自己共读一套书，还送给他笔墨纸张等等。总之，王良从各方面经常周济他。

2

发生在堂屋里的纠纷

1919年，“五四运动”爆发，再加上二叔王奇岳（留法、留苏，回国后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）革命思想的影响，使王良受到了深刻的教育，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。1920年，他考入重庆华英中学，常与同学们议论国家大事，认识水平逐渐提高，深知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交困之中，因而立下了为救国救民奋斗终身的大志。他不仅经常在言谈中，而且还在作文里声讨北洋军阀政府卖国残民的罪行，谴责张作霖、吴佩孚、曹汝霖、陆宗舆、章宗祥等军阀和卖国贼为民族败类。

他为了表明自己的美好志向，便更名为王良。“良”，是“好”的意思，故以此来激励自己要坚持做好事，尤其要做救国救民的大好事。他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，因而学习特别努力，科科成绩优异。英语更是他的冒尖学科。他还爱好体育运动，经常参加球赛和练习长跑，所以身体长得结实健壮。课余时间，他最喜欢的就是阅读进步书报，接受革命思潮的影响。

那年学校刚放暑假，王良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只见沿途庄稼大多枯黄，农夫们个个愁容满面，不禁担忧起来：綦江又遭遇久旱不雨的灾年，收成必定大大减少，劳累了一年的穷苦农民，将以什么东西来维持各自家庭的最低生活呢？

他回到家里的第二天，吃罢早饭，正准备出去会会小学的同学，了解一下他们的近况，偏巧被坐在堂屋休息的父亲喊住了：“化咳，今天我有空在家，你也坐下来给我谈谈在重庆读书的情况。”

王良只好在父亲左侧的一张雕花黑漆大木椅上坐下。

“听说，你在华英中学已经改名叫王良了？”

“是的，改名王良，字傅良。儿在信中曾给你老人家提谈过此事。”

“哦，对对对，你在信上是提谈过。我是想问问，你取的名叫‘良’，取的字又叫‘傅良’。这两个‘良’字，意思都很清楚：良者，好也。但是，你取‘傅良’之意，为父却不知有何深意？”

“儿是这样想的：‘傅’乃辅助、教导之意。‘傅良’既有帮助一切做好事者达其目的之含义，又有在王氏长辈的教导下，尽心尽力去做救国救民的大好事的含义。”

“好好好！我儿一心想做好人好事，并以这样的名与字来随时提醒自己莫忘为人之道，实在是取得妙，取得好。”

正当父子俩谈得起劲的时候，佃农王东二一手提鸡，一手提鱼，带着苦笑直走到王根澄面前：“老爷，小的今天进城，顺便给你送点东西来……是少了点，可昨晚我和两个娃儿在河里网了大半夜，就是网不到一条象样的大鱼，只有这三条鱼稍大点，总共有四斤八两……”

“怎么都是死鱼？没臭吧？”王根澄直盯着三条死鱼，不高兴地问。

“没臭没臭，鱼是在路上才死的，完全可以吃。”王东二赶忙说明情况，生怕王根澄不收。

“这只母鸡有多重？”

“老爷，这是只正在生蛋的肥母鸡，有四斤五两重。”

王根澄又盯着母鸡估量了一阵，才叫张妈把鸡鱼提到厨房里去。

王良见四十来岁的佃农王东二还垂手站在一旁，感到很过意不去，忙拉他坐在就近的一张大木椅上，递过一把蒲扇，又端上一碗热茶。王东二被王良的热情惊住了，手足无措地连声道谢，只是弄不清那小伙子是老爷的儿子，还是老爷家的客人，所以不敢随便称呼。本来，王良小的时候他曾经见过，但眼前的王良，长得比老爷还高，穿的又是白绸上衣，灰色长裤，黑色凉皮鞋，几乎找不出一幼小时的影子。

由于天气太热，在路上又流了不少汗，王东二咕咚咕咚喝完了一碗茶，王良又倒满了第二碗茶。

“东二，今天进城，还有些什么事要办呀？”王根澄摇着扇子，漫不经心地问着。

王东二连忙站起：“老爷，小的有话直说，今天进城只有一事要办，就是想请你到乡下看看庄稼……”

“要我到乡下去看庄稼？”王根澄摇扇的手突然停住了，“我把田土租给你种，庄稼长得好坏，那是你们经管的事。我看不看有啥关系？只要象往几年那样，把租交足就行了。”

“老爷，今年不比往年，干旱严重得井都枯了，只能天天到十多里的山脚下去挑水回来吃。”

你租种的田土，都离小河不远，即使人吃的水没有，浇庄稼的水总会有的。不然，你怎么能在河里去网鱼呢？”

“实话告诉老爷，今天送来的鱼，是我和两个娃儿在昨

晚专门到綦江河里网的。我们附近那条小河，早就干得断流了。就连小河里大大小小的水凼凼，我们天天起早摸黑地挑水抗旱，已全被舀得干干净净的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今天进城来，就是想说明庄稼受灾，想减少点租粮？”

“老爷，小的来求你减租，实在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呀！”王东二的眼里已经涌满了闪亮亮的泪花。

“王东二，我也实话告诉你，佃约上写得明明白白，每年该交多少租就交多少租，遇上好年景，我不多收你一升半斗，遇上坏年景，你也不能少交我半斗一升。”

王东二一听减租无望，慌忙跪倒在王根澄脚下，边磕头边哭叫地祈求着：“老爷啊，今年遇上这样大的天灾，你无论如何都要减点租呀！要不，我一家老小七口人，顿顿吃野菜稀饭都接不上啊！……老爷，我上有七十岁的老娘，下有四五岁的小娃儿，请看在他们的苦命上，给我家留点吊命粮吧！”

“别再说了！”王根澄显得很不耐烦地将桌子一拍，“鸡鱼你可以提回去，减租是不行的！”

“老爷，”王东二伤心地抽泣着，“请你……行行好吧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一直坐在堂屋里的王良，目睹了父亲对佃农如此凶狠绝情的言行，气愤异常，陡地站起身来，大声责怪父亲说：

“爹，你老做得太过分了！今年綦江旱情严重，是人所共知的事。你没去乡下察看庄稼，儿在归途中却亲眼见到禾苗干枯，抽出的稻穗多是白色的空壳。遇上这样的坏年成，佃农要求减租，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事，你怎能无动于衷呢！”

王根澄气得圆瞪双眼，拍案而起，用右手指着王良：“好啊，你竟敢与爹相违抗，硬是翅膀长硬了，能够自己飞了！我问你，你从小到大，是吃的谁的粮食？”

“吃的佃农种出的粮食。”

“今天……今天……”王根澄气得浑身发抖，说话也结巴起来，“你……你究竟站在哪一边？为……为那边说话？”

“儿认为，凡事都该讲道理，谁有理就支持谁。”王良忍住怒火压低声音说道，“爹，刚才你都在赞赏儿改名取字是用来提醒自己莫忘为人之道，还夸儿取得妙，取得好。儿也给爹作过解释，今后要尽心尽力去做救国救民的大好事……”

“这与王东二要求减租的事有啥关系？”

“当然有关系。”王良见父亲的语气开始缓和，便上前一步更耐心地说道，“我们中国是农业国，没有农民种庄稼，其他各行各业的人都无法生活下去。把范围缩小来看，我们全家吃的粮食，都是佃农所种……”

“我不把田土租出去，或把田土租给另外的人，照样有饭吃。”

“爹，你一直都在读书和做生意，不把田土租出去，你能种粮食出来供养全家老小吗？再说，象今年这样的灾年，你无论把田土租给谁，都会要求减租的。如果不顾佃农的死活，硬要把能吃的东西全部刮尽，那么，谁还敢向你租田种粮？爹，不是我们用土地在养活农民，而是农民用血汗在养活我们呀！”

王根澄开始沉思了，隔了一阵才将手一挥：“那就少交

两石吧。”

“爹，按租约规定，东二叔每年应交租谷多少石？”

“24石。”

“24石，只减两石，太少了。”

“那就再减两石，一共减4石，只交我20石，该可以了。”

“不。旱情有多严重，我很清楚，依我看，最少也得减10石。”

“什么，减10石！”王根澄愣住了。

还跪在地上的王东二也惊喜得抬起了头，想看看王良说话的神态是否是真诚的。

“爹，我重复一遍，根据灾情，最少也得减10担。不这样，东二叔全家就没法活下去，那还有力气继续种庄稼！”

“你真要减这么多，今后读书的零用钱我也只能少给了。”王根澄说完，抓起扇子，摇着进里屋去了。

王东二早已感动得泪水长流，立即转过去对王良连连磕头：“感谢大少爷的大恩大德……几年前我就听说过大少爷在北门散发银元给穷人的事……你真是个大善人，大好人啊！”

王良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王东二扶起来，并立即摸出身上仅有的三块银元塞到王东二手里：“你用这点钱给你老母亲买点好吃的。她辛苦劳累了一辈子，可别把她饿坏了。”

“大少爷，你这样关心我们穷人，我们穷人是不会忘记你的。”王东二又想跪下谢恩，但被王良紧紧扶住，老是跪不下去，便只好抹干眼泪，匆匆告别离去。

3

新婚中的一出闹剧

1923年，王良从华英中学毕业回家。由于他是长子，作父母的早就在为挑选儿媳妇的事奔走操劳了。

本来，綦江城里的年轻姑娘很多，模样儿长得俊俏的也不少，但王根澄总觉得城里的姑娘大多性格倔强，不服管教，且贪玩好耍，讲穿讲吃，不会节俭，不会家务。要是大儿媳妇不挑好，以后全家上下左右都很难和睦相处。考虑到上述种种原因，他便托咐一些至亲好友在乡下四处寻找合适的姑娘。不出一月时间，做媒说亲的纷至沓来，前后共有二十多个姑娘供其挑选。遗憾的是，其中大多数的姑娘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，这样的姑娘，怎能使中学毕业的大儿子乐于接受呢！剩下的四个姑娘都是读过私塾的绅士小姐。经过王根澄的一一走访察看，最后选中了蒲河乡霍小凡之女霍玉箫。

王根澄到底是参加过民主革命的人，虽然在包办王良的择偶大事，但还是想征求一下王良的意见。

“化咳，你已满过18岁，就算长大成人了。常言道，‘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’。你作为我王家长子，自然应该把婚事办在前头。”

“爹，儿虽年满18，但还想继续求学深造，准备象二叔那样，追求革命真理，参加革命活动，为救国救民出力。”

“这些想法都不错，爹也支持，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结婚之后，再去求学深造，为救国救民出力，并无什么影响。何况出外参加革命活动，往往难得回家一次，正因为想到这些，爹才执意要你早日完婚，以便早些生儿育女，承继我王氏香火。”

王良本想再说几句婉言拒婚的话，但一见父亲那坚决而又严肃的神态，知道其命难违，只好沉默不语。王根澄见儿子没有说话，以为心中已经默许，便高兴得把自己如何在众多姑娘中选中霍玉箫的事，一步一步地将过程谈了个清清楚楚。最后还补充说：“玉箫这姑娘，讲人品有人品，讲文化有文化，既心灵手巧善操家务，又热情大方为人贤淑，与儿相配，实属天作之合啊！”

就这样，王良只得遵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很快订了婚。当年冬天，又在珠藏街双牌坊家里举行了结婚礼仪。由于王根澄久居綦城经商任职，交友颇多、名望也大，因而前来参加王良婚礼的客人真可谓络绎不绝，热闹非凡。就连城内外的那些叫花子们得知大善人结婚的喜讯，也把讨来的钱凑集起来买了一圆三百响的大鞭炮。他们齐集在双牌坊一边燃放鞭炮，一边合唱早就排练好的贺喜的顺口溜民间小调。自然，王根澄也邀他们一一入席，王良也带着新娘给他们一一敬酒。

晚上，洞房里红烛高烧，照得满屋明亮。坐在床沿的新娘霍玉箫望着燃烧的红烛，黑亮亮的眼珠子一动也不动，好象在凝神思索着什么问题。背对新娘的王良，借着红烛的光亮坐在桌旁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厚厚的书，好象忘了这是新婚之夜，也忘了背后就是自己的新娘。

时间一分一秒的迅速流逝，父亲房里传来了十二响的钟声。也就是说，已经进入新的一天的凌晨了。经过近两天的劳累，王良实在感到太疲倦了。他想到新娘也肯定和自己一样，没有得到好好的休息。于是，他放下书，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便一边脱衣，一边对新娘说道：“玉箫，夜深了，上床睡吧。”

霍玉箫只“嗯”了一声，人却没有动。

“你喜欢睡里边，还是喜欢睡外边？”王良小声地问道。

“你喜欢哪里就睡哪里。”这是新娘对新郎说的第一句话。

王良原想新娘睡里边，自己睡外边。他见新娘没动，便只好先上床爬到里边，把自己事先准备好的三床被子，取一床放在外边，再取一床放在中间叠成一道“墙”，然后把第三床被子盖在自己身上。

新娘回头看见这种情况，伤心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，并渐渐哭出了声。王良怕被隔壁的父母听见，忙说：“玉箫，你怎么哭了？……莫哭莫哭，有话上床来我们好好谈谈。”

就在这时，一对双喜字的大红烛刚好燃尽熄灭，刚才还红亮亮的洞房，此刻已变得黑蒙蒙的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

新娘果真停止了哭声，顺从地脱衣上床。

“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难道我有什么过错隐瞒着你，对不起你……”

“不是不是。说真心话，我一见到你，就喜欢上了。正因为我爱你，才不想让你为我过长期孤独痛苦的婚后生活。”

你我都还年轻，在国家动荡不安的年代里，怎能只顾家庭和个人安乐。我们都有文化，但还不能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，只有继续学习深造，才能投身到革命中去……”

“你既然有此抱负，为何又同意结婚？”

“在这封建意识还很严重的时期，实在是父命难违。为了不伤父母之心，我只好从命。此事望你千万谅解，勿往外传。”

霍玉箫是个聪明的姑娘。她知道感情这个东西，绝非强压所能获得。现在遇上王良这样的挂名丈夫，也只好认命了。

4

投身革命的第一次历险

时隔两月，即1924年春，王良考入上海持志大学。半年以后，霍玉箫也离王家去重庆、成都读书，并加入了共青团，后又参加过地下斗争，因王良离别后久无音讯，便改嫁他人。

王良在上海持志大学学习期间，常与一些进步同志一起阅读进步书刊，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。他还继续同留法勤工俭学的二叔王奇岳书信联系，从中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，开始树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。

1926年夏，北伐战争开始，全国的政治形势已处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之中。于是，王良毅然弃学离开上海奔赴广州，9月考进黄埔军校，成为第五期步兵科学员。由

于他的身体比较强壮高大，反应灵敏，不久便被转到骑兵科，为革命认真学习，刻苦锻炼。1927年初，他随校迁并到武汉军校继续学习。在这里，王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使革命处于低潮。不久，汪精卫又于“七·一五”大肆进行反共活动，阴谋消灭武汉军校的革命力量。中共党员叶剑英趁机利用敌人矛盾，在武汉军校数千学员中，选留一千七百余名进步学员改编为“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事教导团”，这样，才使王良他们这批革命力量得以保存下来。

7月下旬，教导团遵照中共中央指示，撤离武汉，前往南昌参加周恩来领导的武装起义。全团官兵全副武装乘坐轮船东下。8月4日，船才到达九江，就已错过了南昌起义的时间。反对革命的张发奎部队，得知这一消息，立即包围了教导团，并收缴了教导团所携带的全部武器弹药，还将全体官兵分成几部分，划分区域看守起来。

面对反动派的白色恐怖，王良胸中充满着愤怒的火焰。这近乎囚禁似的生活，怎能使革命志士屈服就范！“必须冲出去！即使有生命危险也得冲出去！”王良下定决心之后，认真思考着周密的办法。白天，他有意在高高的墙院内东游西逛，借机察看出门的道路，门岗的人数，并了解换岗的时间。当基本情况掌握以后，他才意识到敌人防守甚严，独自行动，势单力薄，很难如愿。于是，他决定去串连原党支部里五位身强体壮的同志。由于其中三人另住一室，不便联系，王良就写了三张纸条，与同住一室的二位同志各负责在吃午饭时送交给指定的同志。这件事很顺利地办成了，因为只有

吃饭时间，软禁在这里的教导团士兵才能一堆堆蹲在坝子
里边吃边看，虽然不准说话，但乘挤到大甑子周围舀饭之机，
悄悄地递张纸条是不成问题的。

晚饭以后，有一点把钟的自由活动时间，相当于监狱里
的“放风”。以王良为首的六位共产党员按纸条上约定的时
间地点，准时齐聚在高墙拐角处的柚树旁边。这个时候，教
导团的士兵三五成群地走来走去，或坐在一起谈这谈那，所
以王良他们的行动并未引起敌人的特别注意。

首先，王良说明了逃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，然后要求其
他五人一一表态。原来，大家都早有此心，只是没人提头和
组织。现在见王良愿干，就一致拥护，并表示一切行动听从
王良指挥，纵有千难万险，也决不后退一步。接着，王良便
将自己掌握的情况，以及逃跑的办法详细告诉他们，他说：

“大门守兵太多，门外四人，门内四人，另外还有一支巡逻
队，白天黑夜都是如此。要想从大门逃走，定是凶多吉少。
如果夜间翻墙越出，由于院墙太高，至少须四人叠肩而上，
方可触及墙顶，即使先能上墙两个，其余四人用裹腿连接拉
上墙来，也极不安全，因为巡逻队主要就在高墙附近巡逻，一
有响动，便会警觉。较有把握的是在厨房的后门处。昨天我
到厕所，从砖洞中看到那里只有两名岗哨，卖菜的农民也从
那里进出。今天晚上，满天乌云不会散尽，多半是漆黑之
夜，只要我们如此这般，定会安全逃走……”

王良说完，其他几人又提了些补充意见，最后，逃走方
案就正式确定了。

这天晚上，果真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这给王良等人的
逃跑，带来了有利条件。